

金瓶梅詞話

金聖叟批評本

水滸傳

下

【明】施耐庵 著
【清】金聖叟 批評



岳麓書社

· 四大名著批评本 ·

水
浒
傳

金圣叹批评本

下

〔明〕施耐庵 著
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
罗德荣 校点



岳麓書社

· 长沙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圣叹批评本·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;(清)金圣叹批评·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12
ISBN 978-7-80761-789-1

I. ①金... II. ①施...②金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
明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0071 号

四大名著批评本(全八册)

金圣叹批评本·水浒传(上、下)

作者:(明)施耐庵著 (清)金圣叹批评

校点:罗德荣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胡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总印张:213.75

总字数:3827 千字

总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80761-789-1/I·1000

总定价:(全八册)398.00 元

承印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(邵阳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ISBN 978-7-80761-789-1



9 787807 617891 >

定价:398.00元(全八册)

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

镇三山大闹青州道



吴凤董刊

吾观元人杂剧，每一篇为四折，每折止用一人独唱，而同场诸人，仅以科白从旁挑动承接之。此无他，盖昔者之人，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，篇各成文，文各有意，有起有结，有开有阖，有呼有应，有顿有跌，特无所附丽，则不能以空中抒写，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，借题作文。彼其意，期于后世之人，见吾之文而止，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。自杂剧之法坏，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馀折，一折之辞乃用数人同唱。于是辞烦节促，比于蛙鼓；句断字歇，有如病夫。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赖后人传之，而文章在所不问也者。而冬烘学究，乳臭小儿，咸摇笔洒墨来作传奇矣。稗官亦然。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，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，一篇之中凡有数事，然但有一人必为一入立传，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。夫人必立传者，史氏一定之例也；而事则通长者，文人联贯之才也。故有某甲、某乙共为一事，而实书在某甲传中，斯与某乙无与也。又有某甲、某

乙不必共为一事，而于某甲传中忽然及于某乙，此固作者心爱某乙，不能暂忘，苟有便可以及之，辄遂及之，是又与某甲无与。故曰：文人操管之际，其权为至重也。夫某甲传中忽及某乙者，如宋江传中再述武松，是其例也。书在甲传，乙则无与者，如花荣传中不重宋江，是其例也。夫一人有一人之传，一传有一篇之文，一文有一端之指，一指有一定之归。世人不察，乃又摇笔洒墨，纷纷来作稗官，何其游手好闲一至于斯也！

古本《水浒》写花荣，便写到宋江悉为花荣所用。俗本只落一二字，其丑遂不可当。不知何人所改，既不可致诘，故特取其例一述之。

话说那黄信上马，手中横着这口丧门剑。刘知寨也骑着马，身上披挂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。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矣。○叉、差同音，手中拿一把“差”，不止刘高，天下之人皆然矣。那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，各执着缨枪棍棒，腰下都带短刀利剑，两下鼓，一声锣，解宋江和花荣望青州来。众人都离了清风寨，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，前面见一座大林子。正来到那山嘴边，前头寨兵指道：“林子里有人窥望！”都立住了脚。黄信在马上问道：“为甚不行？”军汉答道：“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。”黄信喝道：“休睬他，只顾走！”看看渐近林子前，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。那寨兵人等，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黄信喝道：“且住，都与我摆开！”叫道：“刘知寨，你压着囚车。”刘高在马上死应不得，只口里念：“救苦救难天尊，句。哎呀呀，句。十万卷经，句。三十坛醮，句。救一救！”句。○写得口中乱撞之极。或无上半句，或无下半句，真是绝倒。惊的脸如成精的东瓜，青一回，黄一回。绝倒。○亦是奇语。

这黄信是个武官，终有些胆量，便拍马向前看时，只见林子四边，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啰来。一个个身长力壮，都是面恶眼凶，头裹红巾，身穿衲袄，腰悬利剑，手执长枪，早把一行人围住。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：一个穿青，一个穿绿，一个穿红，都戴着一顶销金万字头巾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当住去路。中间是锦毛虎燕顺，上首是矮脚虎王英，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三个好汉大喝道：“来往的到此当住脚！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，任从过去！”黄信在马上大喝道：“你那厮们，不得无礼，‘镇三山’在此！”好。三个好汉睁着眼，大喝道：“你便是镇万山，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！好。没时，不放你过去！”黄信说道：“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，有甚么买路钱与你？”那三个好汉笑道：“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，便是赵官家驾过，也要三千贯买路钱！若是没有，且

把公事人当在这里，待你取钱来赎！”奇谭解人颐。黄信大怒，骂道：“强贼，怎敢如此无礼！”喝叫左右擂鼓鸣锣。黄信拍马舞剑，直奔燕顺。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，来战黄信。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，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，怎地当得他三个住。亦且刘高已自抖着，向前不得，见了这般头势，只待要走。

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，坏了名声，只得一骑马扑喇喇跑回旧路。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。黄信那里顾得众人，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。众军见黄信回马时，已自发声喊，撇了囚车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刘高，写得好。○读至此，始知前文要刘高同来对理之妙。不然，则重要到镇捉刘高也。见头势不好，慌忙勒转马头，连打三鞭。那马正待跑时，被那小喽啰拽起绊马索，早把刘高的马掀翻，倒撞下来。众小喽啰一发向前拿了刘高，抢了囚车，打开车辆。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，好。便跳出来，将这缚索都挣断了，却打碎那个囚车，救出宋江来。好。自有那几个小喽啰已自反剪了刘高，好。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，好。亦有三匹驾车的马。好。却剥了刘高的衣服，与宋江穿了，好。○读至此，始知前文花荣乞留衣服之妙。不然，则一刘高之衣，禁寒中不可分衣两人，花荣又不可赤条条上山也。把马先送上山去。好。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啰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，押回山寨来。好。○一段叙得凑手。

原来这三位好汉为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，直来清风镇上探听，闻人说道：“都监黄信擲盂为号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车囚了，解投青州来。”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，带了人马，大宽转兜出大路来，预先截住去路，小路里亦差人伺候。闲笔周匝。因此救了两个，拿得刘高，都回山寨里来。

当晚上得山时，已是二更时分，都到聚义厅上相会。请宋江、花荣当中坐定，三个好汉对席相陪，一面且备酒食管待。燕顺分付：“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。”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，说道：“花荣与哥哥皆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，报了冤仇，此恩难报。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，必然被黄信擒捉，却是怎生救得？”燕顺道：“知寨放心，料应黄信不敢便拿恭人，若拿时，也须从这条路里经过。”好。○读至此，始知前文黄信许花荣不拿家小之妙。我明日弟兄三个下山去，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。”便差小喽啰下山，先去探听。花荣谢道：“深感壮士大恩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且与我拿过刘高那厮来！”燕顺便道：“把他绑在将军柱上，剖腹取心，与哥哥庆喜。”花荣道：“我亲自下手割这厮！”花荣文甚。宋江骂道：“你这厮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！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花荣道：“哥哥问他则甚！”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剜，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。花荣文甚。○不是花荣说，便要写刘高许多摇尾乞命之语，污笔坏纸极矣。小喽啰自把尸首拖在一边。宋江道：“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，只有那个淫妇

不曾杀得，未出那口怨气！”王矮虎便道：“哥哥放心：我明日自下山去，拿那妇人，今番还我受用。”行文一时行到平淡处，无可出色，故借此作笑耳，不必真有其事。众皆大笑。当夜饮酒罢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来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燕顺道：“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。”宋江道：“也见得是。正要养息人强马壮，不在促忙。”

不说山寨整点军马起程，且说都监黄信，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，便点寨兵人马，紧守四边栅门。黄信写了申状，叫两个教军头目，飞马报与慕容知府。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，连夜升厅。看了黄信申状：“反了花荣，结连清风山强盗，时刻清风寨不保。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将，保守地方！”已上三十字是申状。知府看了大惊，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，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，姓秦，讳个明字。因他性格急躁，声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“霹雳火”秦明。祖是军官出身，使一条狼牙棒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那人听得知府请唤，径到府里来见知府。各施礼罢，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，教秦统制看了。秦明大怒道：“红头子敢如此无礼！不须公祖忧心，不才便起军马，不拿这贼，誓不再见公祖！”慕容知府道：“将军若是迟慢，恐这厮们去打清风寨。”秦明答道：“此事如何敢迟误！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，来日早行。”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干粮，先去城外等候赏军。秦明见说反了花荣，怒忿忿地上马，大书秦明忠孝天性。奔到指挥司里，便点起一百马军、四百步军，先叫出城去取齐，摆布了起身。

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，摆了大碗，烫下酒。每一个人三碗酒，两个馒头，一斤熟肉。须知此非闲笔，盖因知府赏军，便得先见秦统制一番军容，先见一番军容，便令后文宋江定计，不写已见。方才备办得了，却望见军马出城，引军红旗上大书“兵马总管秦统制”。慕容知府看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，果是英雄无比。特详此笔，绝妙章法。秦明在马上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，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，下马来和知府相见。施礼罢，知府把了盏，将些言语嘱咐总管道：“善觑方便，早奏凯歌！”赏军已罢，放起信炮。秦明辞了知府，飞身上马，摆开队伍，催趲军兵，大刀阔斧，径奔清风寨来。原来这清风镇却在青州东南上，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有此句，便令在前不碍不收花家老小，在后不碍单骑来说黄信也。

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罗们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。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，只听的报道：“秦明引兵马到来。”都面面厮觑，俱各骇然。花荣便道：独写花荣。“你众位俱不要慌。自古兵临告急，必须死敌。教小喽罗饱吃了酒饭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须力敌，后用智取，如此如此好么？”真好花荣。宋江道：“好计！

正是如此行。”当日宋江、花荣先定了计策，便叫小喽啰各自去准备。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，定是刘高马也。一副衣甲，弓箭铁枪，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，离山十里下了寨栅。次日五更造饭，军士吃罢，放起一个信炮，直奔清风山来，拣空阔去处摆开人马，发起擂鼓。只听得山上锣声震天响，飞下一彪人马出来。秦明勒住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睁着眼看时，却见众小喽啰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。到得山坡前，一声锣响，列成阵势。花荣在马上擎着铁枪，朝秦明声个喏。花荣文甚。秦明大喝道：“花荣，你祖代是将门之子，朝廷命官，教你做个知寨，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禄于国，有何亏你处？却去结连贼寇，反背朝廷！我今特来捉你，会事的下马受缚，免得腥手污脚！”花荣陪着笑道：看他一个只是笑，一个只是怒，一个儒雅，一个性急，各各如画。“总管听禀，量花荣如何肯反背朝廷？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，官报私仇，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权且躲避在此。六字，是一部大书供状。望总管详察救解！”秦明道：“你兀自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划地花言巧语，煽惑军心！”喝叫左右两边擂鼓，秦明轮动狼牙棒，直奔花荣。花荣大笑道：“秦明，你这厮原来不识好人饶让！我念你是个上司官，妙谭，未经人说。你道俺真个怕你！”便纵马挺枪，来战秦明。两个交手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连斗了许多合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大怒。赶将来。花荣把枪去了事环上带住，把马勒个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拔箭，拽满弓，扭过身躯，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，却似报个信与他。妙绝花荣。秦明吃了一惊，不敢向前追赶，霍地拨回马，恰要赶杀众人，却早一哄地都上山去了。花荣自从别路，也转上山寨去了。秦明见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越怒。“叵耐这草寇无礼！”喝叫鸣锣擂鼓，取路上山。

众军齐整呐喊，步军先上山来。转过三两个山头，只见上面擂木、炮石、灰瓶、金汁，从险峻处打将下来。向前的退步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个，只得再退下山来。秦明怒极，怒极。带领军马绕山下来，寻路上山。寻到午牌时分，只见西山边锣响，树林丛中闪出一队红旗军来。妙绝花荣。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，赶到西来。锣也不响，红旗都不见了。妙绝花荣。秦明看那路时，又没正路，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，却把乱树折木交叉当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正待差军汉开路，只见军汉来报道：“东山边锣响，一队红旗军出来。”妙绝花荣。秦明引了人马，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赶到东来。看时，锣也不鸣，红旗也不见了。妙绝花荣。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，都是乱树折木，塞断了砍柴的路径。句亦小变。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：“西边山上锣又响，红旗军又出来了。”妙绝花荣。○句法亦变。秦明

拍马再奔来西山边又赶到西来。看时，又不见一个人，红旗也没了。妙绝花荣。秦明怒坏，怒坏。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。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，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。妙绝花荣。
 ○句法又变。急带了人马又赶过来东山边又赶过东来。看时又不见有一个贼汉，红旗都不见了。妙绝花荣。秦明怒挺胸脯，怒挺胸脯。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，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。妙绝花荣。○又变。秦明怒气冲天，怒气冲天。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，又赶到西来。山上山下看时，并不见一个人。妙绝花荣。

看他用许多“怒”字，写秦明性急，皆太史法。

秦明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。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：“这里都不是正路，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时，惟恐有失。”秦明听了，便道：“既有那条大路时，连夜赶将去！”便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来。又赶到东南上来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马乏，巴得到那山下时，正欲下寨造饭，只见山上火把乱起，锣鼓乱鸣。妙绝花荣。○又变。秦明转怒，转怒。引领四五十马军跑上山来。又跑上山来。只见山上树林内乱箭射将下来，又射伤了些军士。秦明只得回马下山，又跑下山来。且教军士只顾造饭。恰才举得火着，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唳哨下来。妙绝花荣。○又变。秦明急待引军赶时，又赶。火把一齐都灭了。妙绝花荣。○只是骗他赶来，骗他赶去耳，偏写数遍，不嫌重复，故妙。○处急性人妙法。○想见花荣胸中有八门五花之妙。

当夜虽有月光，亦被阴云笼罩，不甚明朗。找上一句好，便先为假秦明留一地也。秦明怒不可当，怒不可当。便叫军士点起火把，烧那树木。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。妙绝花荣，出奇无穷。秦明纵马上来看时，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，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饮酒。妙绝花荣，令人绝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没出气处，勒着马在山下大骂。处急性人妙绝。花荣笑答道：只是笑，好花荣。“秦统制，你不必焦躁，且回去将息着，妙绝。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。”秦明怒喊道：怒喊。“反贼，你便下来！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，却再作理会！”花荣笑道：只是笑。“秦总管，你今日劳困了，妙绝。我便赢得你也不为强。妙绝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来。”秦明越怒，越

怒。只管在山下骂。本待寻路上山，却又怕花荣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骂。百忙中忽注一句。正叫骂之间，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。妙绝花荣，出奇无穷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，只见这边山上，火炮火箭，一齐烧将下来。妙绝。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，把弓弩在黑影里射人。妙绝。○写得又绝倒。众军马发喊，一齐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。十九字句。○“深坑”字绝倒。此时已有三更时分，好笔。众军马正躲得弓箭时，只叫得苦，上溜头滚下水来，妙绝花荣，出奇无穷。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，各自挣扎性命。妙绝。爬得上岸的，尽被小喽啰挠钩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妙绝。爬不上岸的，尽淹死在溪里。妙绝。

且说秦明此时怒得脑门都粉碎了，怒得脑门粉碎。○看他写大怒，越怒，怒极，怒坏，怒挺胸脯，怒气冲天，转怒，怒不可当，怒喊，越怒，怒得脑门都粉碎了，全用史公章法。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。妙绝花荣。秦明把马一拨，抢上山来。走不到三五十步，和人连马掀下陷坑里去。妙绝花荣。○一路写花荣不劳一蹄，不折一矢，功成名立，真是妙绝。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，把秦明搭将起来，剥了浑身衣甲、句。头盔、句。军器，句。○妙绝花荣，令我读之而笑。拿条绳索绑了，把马也救起来，妙绝花荣。都解上清风山来。原来这般圈套，都是花荣的计策。自注一遍，令上文再一清出。先使小喽啰或在东，或在西，引诱得秦明人困马乏，策立不定；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，上面却放下水来。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。你道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，忽然提一句，笔法奇矫。一大半淹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，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。夺了七八十匹好马，不曾逃得一个回去。次后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。自注止此。

当下一行小喽啰捉秦明到山寨里，早是天明时候。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。小喽啰缚绑秦明，妙绝花荣。解在厅前。花荣见了，连忙跳离交椅，接下厅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厅来，纳头拜在地下。妙绝花荣，真正出奇无穷。秦明慌忙答礼，便道：“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们碎尸而死，何故却来拜我？”花荣跪下道：妙。“小喽啰不识尊卑，误有冒渎，切乞恕罪！”随取锦缎衣服与秦明穿了。妙绝花荣，令我读之而笑。秦明问花荣道：“这位为头的好汉，却是甚人？”偏动人问，何也？花荣道：“这位是花荣的哥哥，郓城县宋押司讳江的便是。又妙绝花荣。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。”秦明道：“这三位我自晓得，句轻。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句重。宋公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秦明连忙下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义士！”宋江慌忙答礼不迭。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，写得妙。问道：“兄长如何贵足不便？”宋江却把自离郓城县起头，直至刘知寨拷打的故事，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。秦明只把头来摇道：“若听一面之词，误了多少

缘故！容秦明回州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。”燕顺相留且住数日，随即便叫杀羊宰马，安排筵席饮宴。拿上山的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，妙绝花荣。也与他酒食管待。秦明吃了数杯，起身道：“众位壮士，既是你们的好情分，不杀秦明，还了我盔甲、马匹、军器，妙笔，令我读之而笑。回州去。”燕顺道：“总管差矣。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？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。本不堪歇马，权就此间落草，论秤分金银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？”秦明听罢，便下厅道：便下厅，写秦明妙。“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！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，兼受统制使官职，又不曾亏了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强人，背反朝廷？你们众位要杀时，便杀了我！”花荣赶下厅来，拖住道：赶下厅，写花荣妙。“兄长息怒，听小弟一言。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无可奈何，被逼迫得如此。总管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随顺？只请少坐，席终了时，小弟讨衣甲、头盔、鞍马、军器，妙笔，令我读之而笑。还兄长去。”秦明那里肯坐？花荣又劝道：“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尚自当不得，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？”妙绝花荣。秦明听了，肚内寻思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再上厅来，再上厅，写秦明、花荣都妙。坐了饮酒。那五位好汉，轮番把盏，陪话劝酒。秦明一则软困，是。二为众好汉劝不过，是。开怀吃得醉了，扶入帐房睡了。这里众人自去行事，实事虚写。○一句八字中，有一夜男啼女哭，杀人放火在内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，跳将起来，急性如画。洗漱罢，便要下山。众好汉都来相留道：“总管，且吃早饭动身，送下山去。”秦明性急的人，便要下山。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，取出头盔、衣甲，妙笔好笑。与秦明披挂了，牵过那匹马来，并狼牙棒，妙笔好笑。○为是好笑，便不忍一句写尽，却分作两三句出之。先叫人在山下伺候。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，相别了，交还马匹军器。妙笔好笑。秦明上了马，好笑，妙。拿着狼牙棒，好笑，妙。趁天色大明，离了清风山，取路飞奔青州来。到得十里路头，恰好已牌前后，远远地望见烟尘乱起，并无一个人来往。奇文。秦明见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。到得城外看时，原来旧有数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烧做白地。奇文。一片瓦砾场上，横七竖八，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。奇文。秦明看了大惊，打那匹马，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，大叫开门时，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，奇文。都摆列着军士旌旗，擂木炮石。秦明勒着马大叫：“城上放下吊桥，度我入城。”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，便擂起鼓来，呐着喊。奇文。秦明叫道：“我是秦总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”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，大喝道：“反贼，奇文。你如何不识羞耻！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，把许多好百姓杀了，又把许多房屋烧了，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。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，

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，早晚拿住你时，把你这厮碎尸万段！”秦明大叫道：“公祖差矣！秦明因折了人马，又被这厮们捉了上山去，方才得脱，昨夜何曾来打城子？”知府喝道：“我如何不认得你这厮的马匹、句。衣甲、句。军器、句。头盔！句。○奇文妙文。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，奇文妙文。你如何赖得过？便做你输了被擒，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？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，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！你若不信，与你头看！”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。

秦明是个性急的人，看了浑家首级，气破胸脯，分说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，秦明只得回避。上文已足，只如此撒开。看见遍野处火焰尚兀自未灭。再画一句。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，恨不得寻个死处。一句。肚里寻思了半晌，一句。纵马再回旧路。一句。行不得十来里，只见林子里妙绝花荣。转出一伙人马来。当先五匹马上五个好汉，不是别人，宋江、花荣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，随从一二百小喽啰。宋江在马上欠身道：“总管何不回青州，独自一骑投何处去？”秦明见问，怒气道：“不知是那个天不盖、地不载、该刷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坏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杀害良民，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！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我若寻见那人时，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！”宋江便道：妙绝。花荣此处便不出头也。○人但知宋江服秦明，不知花荣用宋江也。“总管息怒。小人有个见识，这里难说。且请到山寨里告禀，总管可以便往。”秦明只得随顺，再回清风山来。

于路无话，早到山亭前下马，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。小喽啰已安排酒果肴馔在聚义厅上，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，都让他中间坐定。妙绝花荣。○此句与后“仍请”句对看，便知花荣之妙也。五个好汉齐齐跪下，秦明连忙答礼，也跪在地。宋江开话道：妙绝花荣，能用宋江。“总管休怪。昨日因留总管在山，坚意不肯，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，妙绝花荣，既能用宋江，又能深信宋江之必能服秦明，盖不惟能将军，又能将将者矣。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，却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，骑着那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直奔青州城下，点拨红头子杀人。燕顺、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，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。因此杀人放火，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。今日众人特地请罪！”秦明见说了，怒气攒心，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，一句。却又自肚里寻思：一句。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，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，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。三句。○上二句不足以按住秦明，故作者在旁帮入三句，笔力妙甚。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，便说道：“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，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，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！”宋江答道：此亦是花荣意，却到底用宋江说。○何用知其必出于花荣也？盖一人有一人正传，今

此文正属花荣正传也。“不恁地时，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？若是没了嫂嫂夫人，花知寨自说有一令妹，甚是贤慧，他情愿赔出，立办装奁，与总管为室如何？”妙绝花荣，不惟善用兵，又善用将。乃至又善用其妹也。○俗本讹。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，方才放心归顺。花荣仍请宋江在居中坐了，秦明道：“好。”妙绝花荣，不惟截定祸乱，又能正名定位。真是极写之矣。○俗本皆讹。秦明、花荣及三位好汉依次都坐，大吹大擂饮酒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秦明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不须众弟兄费心。黄信那人亦是治下，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，三乃和我过的最好。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，一席话，说他入伙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宝眷，倒此句在拿刘高老婆之前，特与王英映带作趣。○前文宋江先许为王英作媒，后文却忽与秦明作媒，皆是行文闪烁之法。拿了刘高的泼妇，与仁兄报仇雪恨，偏与上句连说，独不为王英地乎？作进见之礼，如何？”宋江大喜道：“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，却是多幸多幸！”当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

次日早起来，吃了早饭，都各各披挂了。秦明上马，先下山来，拿了狼牙棒，飞奔清风镇来。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，发放镇上军民，点起寨兵，晓夜堤防，牢守栅门，又不敢出战。回护前文法。累累使人探听，不见青州调兵策应。当日只听得报道：“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，叫开栅门。”黄信听了，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，果是一人一骑，又无伴当。黄信便叫开栅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秦总管入来，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。请上厅来叙礼罢，黄信便问道：“总管缘何单骑到此？”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等情，后说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钦敬他？如今见在清风山上，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。你又无老小，花荣、秦明都成累笔，故此处特省一句。何不听我言语，也去山寨入伙，免受那文官的气？”黄信答道：“既然恩官在彼，黄信安敢不从？只是不曾听说有宋公明在山上，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，自何而来？”妙笔明画。秦明笑道：“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。妙笔明画，又复绝倒。他怕说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认说是张三。”黄信听了，跌脚道：“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，路上也自放了他！又表黄信。一时见不到处，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，险不坏了他性命！”

秦明、黄信两个正在公廨内商量起身，只见寨兵报道：“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，杀奔镇上来！”秦明、黄信听得，都上了马，前来迎敌。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，只见尘土蔽日，杀气遮天，两路军兵投镇上，四条好汉下山来。毕竟秦明、黄信怎地迎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此回篇节至多，如清风寨起行是一节，对影山遇吕方、郭盛是一节，酒店遇石勇是一节，宋江得家书是一节，宋江奔丧是一节，山泊关防严密是一节，宋江归家是一节。

读清风寨起行一节，要看他将军数、马数、人数通计一遍，分调一遍，分明是一段《史记》。

读对影山斗戟一节，要看他忽然变作极耀艳之文。盖写少年将军，定当如此。

读酒店遇石勇一节，要看他写得石将军如猛虎当路，直是撩拨不得。只是认得两位豪杰，其顾盼雄毅便乃如此，何况身为豪杰者，其于天下人当如何也！

读宋江得家书一节，要看他写石勇不便将家书出来，又不甚晓得家中事体，

偏用笔笔捺住法；写得宋江大喜，便又叙话饮酒，直待尽情尽致了，然后开出书来；却又不便说书中之事，再写一句封皮逆封，又写一句无“平安”字；皆用极奇拗之笔。

读宋江奔丧一节，要看他活画出奔丧人来。至如麻鞋句，短棒句，马句，则又分外妙笔也。

读水泊一节，要看他设置雄丽，要看他号令精严，要看他谨守定规，要看他深谋远虑，要看他盘诘详审，要看他开诚布忠，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，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，皆作者极意之笔。

读归家一节，要看他忽然生一张社长作波，却恐疑其单薄，又反生一王社长陪之，可见行文要相形势也。

当下秦明和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，望见两路来的军马，却好都到。一路是宋江、花荣，一路是燕顺、王矮虎，各带一百五十余人。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，大开寨门，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。宋江早传下号令：休要害一个百姓，休伤一个寨兵，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。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。可谓老婆心切。○极似写王矮虎，却不知借此一句，收取泼妇上山，报仇正法也。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——金银财物宝货之资，都装上车子。再有马匹牛羊，尽数牵了。花荣自到家中，将应有的财物等项，装载上车，搬取妻小、妹子。内有清风镇上人数，都发还了。闲心细笔，文所本无，事所必有。

此回篇节至多，须一一分别观之。

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车辆人马都到山寨，郑天寿迎接向聚义厅上相会。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，坐于花荣肩下。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，细。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。细。王矮虎拿得那妇人，将去藏在自己房内。燕顺便问道：“刘高的妻今在何处？”王矮虎答道：“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燕顺道：“与却与你，且唤他出来，我有一句话说。”辞令能品。宋江便道：“我正要问他。”王矮虎便唤到厅前，那婆娘哭

着告饶。宋江喝道：“你这泼妇！我好意教你下山，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将冤报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燕顺跳起身来便道：“这等淫妇，问他则甚！”拔出腰刀，一刀挥为两段。赃官淫妇，前后一样杀法，亦此篇之章段也。○换燕顺者，只恐仍出花荣，便有碍础虎，不如用他自家人，得省手耳。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，心中大怒，夺过一把朴刀，便要 and 燕顺交并，宋江等起身来劝住。宋江便道：“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团圆完聚，尚兀自转过脸来，叫丈夫害我，贤弟，你留在身边，久后有损无益。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，教贤弟满意。”燕顺道：“兄弟便是这等寻思，不杀他，久后必被他害了。”王矮虎被众人劝了，默默无言。燕顺喝叫打扫过尸首血迹，且排筵席庆贺。次日，花荣请宋江、黄信主婚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做媒执伐，把妹子嫁与秦明。一应礼物，都是花荣出备。王英方失夫人，秦明便得夫人，两事偏要接连写在一处，以为激射。吃了三五日筵席。

五七日后，小喽啰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，去中书省奏说，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剿。”众人听罢，商量道：“此间小寨，不是久恋之地。倘或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”众好汉都道：“愿闻良策。”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馀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。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”一段大书宋江倡众落草，以正其罪也。秦明道：“既然有这个去处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”宋江大笑，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，直说到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秦明听了大喜道：“恁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”今日众人既属宋江倡率，前日晁盖又属宋江私放，以深表宋江为贼之首，罪之魁也。只就当日商量定

此一节是清风山起行。

又一联。只见两边红白旗摇，震地花腔鼓擂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，各人挺手中戟，纵坐下马，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斗到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。看他前后两番喝采，寓意深隐，为之一叹。花荣一步步趲马向前看时，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深涧里。这两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钱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钱五色旛，又一联。却搅做一团，上面绒绦结住了，那里分拆得开。奇文。花荣在马上看了，便把马带住，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，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，亦是一联。○此一段文都作分外耀艳语。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，飏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绒绦射断。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。奇文。那二百馀人一齐喝声采。前言两番喝采，寓意深隐者何也？盖两戟相交，不相上下，则两戟之妙，可得而知也。两戟之妙可得而知，然而宋江知，花荣知者，二百馀人不得知。二百馀人不得知，则止有宋江、花荣马上喝采，而二百馀人，瞠目不出一声矣。盖天下曲高寡和，才高无赏，往往如是，不足怪也。迨夫花荣一箭分开两戟，而二百馀人齐声喝采，夫二百馀人，即又岂知花荣之内正外直，左托右抱乎哉！眼见两戟得箭而开，则喝采耳。呜呼！天下以成功论英雄，又往往如是，亦不足怪也！那两个壮士便不斗，写两戟互不相服，却写一箭能服两戟，可谓极表花荣矣。都纵马跑来，直到宋江、花荣马前，就马上欠身声喏，都道：“愿求神箭将军大名！”

花荣在马上答道：“我这个义兄乃是郓城县押司、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，说得响。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。”说得响。○愿求神箭大名，却反先说郓城押司。岂以神箭重押司哉？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。那两个壮士听罢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马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又一联。○此六字，他书亦学用之矣，却不知在此处分外耀艳中则映衬成色耳。他书前后不称，亦复硬用入来，真是文章苦海也。都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！”宋江、花荣慌忙下马，扶起那两位壮士道：“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？”那个穿红的说道：“小人姓吕名方，祖贯潭州人氏。平昔爱学吕布为人，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，人都唤小人做‘小温侯’吕方。一个古人。因贩生药到山东，消折了本钱，不能够还乡，权且占住这对影山，打家劫舍。近日走这个壮士来，要夺吕方的山寨，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厮杀。不想原来缘分注定，今日得遇尊颜。”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。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姓郭名盛，祖贯西川嘉陵人氏。因贩水银货卖，黄河里遭风翻了船，回乡不得。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戟，向后使得精熟，人都称小人做‘赛仁贵’郭盛。又一个古人。两异名又是一联。○三个古人，一般绝技，文心妙绝。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径来比并戟法。连连战了十数日，不分胜败，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与之幸！”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，便道：“既幸相遇，就